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持久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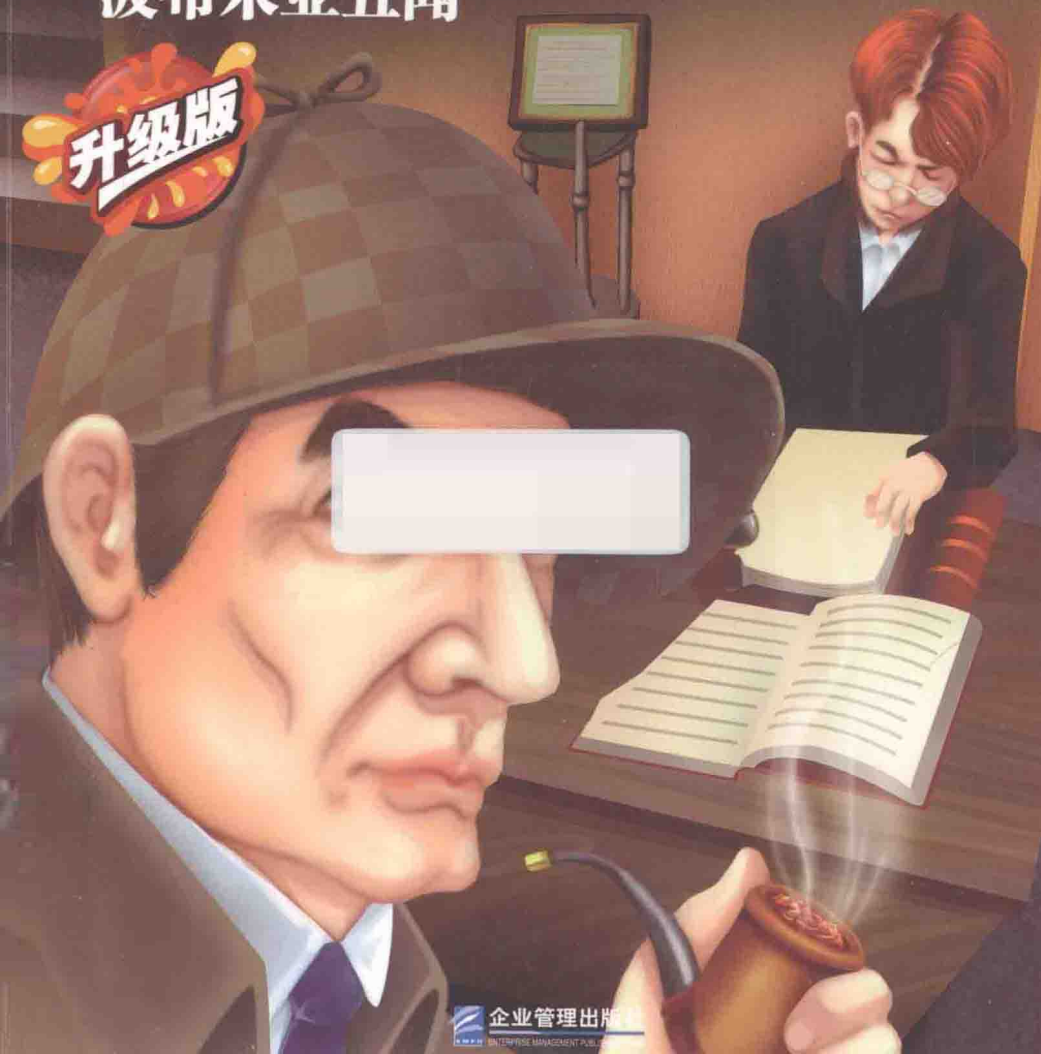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红发会案
波希米亚丑闻

升级版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持久畅销书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红发会案
波希米亚丑闻

升级版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发会案;波希米亚丑闻/(英)柯南·道尔著;郑雯雯
编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4-0874-2

I. ①红… II. ①柯…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837 号

书 名: 红发会案;波希米亚丑闻

作 者: 柯南·道尔

编 译: 郑雯雯

责任编辑: 徐新欣

本书策划: 闫书会

书 号: ISBN 978-7-5164-0874-2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总编室 (010) 68701719

发行部 (010) 68414644

编辑部 (010) 68416775

电子信箱: 80147@sina.cn zbs@emph.cn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45×220mm 1/16 12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QIAN 前言 YAN】

“上帝，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谋杀，华生……”

在中国小读者的心目中，福尔摩斯是永远的名侦探，福尔摩斯与华生的经典对话已家喻户晓。

为了重现原汁原味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形象，我们编译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最为经典的篇章集结成十个分册，包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归来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最后的致意》等几十个精彩故事。

作者柯南·道尔（1859—1930）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迄今为止仍是全国世界最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设计起伏跌宕，福尔摩斯以及助手华生等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描述的内容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生活。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与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



么大的声誉。”

柯南·道尔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初露头角的，那是 1897 年和 1899 年之间出版的两本小书。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1891 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书出之后，很受读者欢迎，读者要求更多的后续故事。于是自那以后，在近 40 年时间里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已不下于五十六七，这些故事分别收集在《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新探案》等续集中。

在编辑《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的过程中，我们刻意筛选了作者原作中的精彩篇章。选编的这些故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情节跌宕离奇，案情引人入胜，再配以经典插图，让你于紧张刺激的阅读中享受直观有趣的视觉冲击，这十册小书可以说是值得收藏的福尔摩斯探案经典版本。

一百多年来，根据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改编或演绎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他们有的是影视作品，有的是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使得福尔摩斯的形象历久弥新。愿我们编辑的这套集子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能让福尔摩斯的形象更加鲜亮。

本书编译者

2014 年 7 月 4 日





第 三 集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
三条断了的线索	11
巴斯克维尔庄园	19
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特普尔顿	27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37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荒原上的灯光	42



冒险史

波希米亚丑闻	106
红发会	127
身份案	148
博斯克姆比溪谷谜案	163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早早地我们把早餐桌收拾干净了，福尔摩斯穿着便袍等待约定的会谈。我们的客人都很准时地来赴约了，因为时钟刚刚敲响十点钟莫提默医生就出现了，后面来的是年轻的准男爵。他个头不高，一副精干的模样，棕黑色的眼睛，三十岁上下，身材魁梧高大，眉毛浓黑，面容坚毅好斗，穿着浅红色花呢西服，一副因为常年在户外工作而饱经风霜的样子，不过他眼神成熟，仪态安静稳重，举手投足间都显露出绅士气质。

“这位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莫提默医生说。

“噢，是的，”他说，“真是太奇怪了，福尔摩斯先生，就算没有和我这位朋友约好了今早来拜访您，我自己也会来找您的。我知道您专为人排忧解难，今天早晨我就遇到了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请坐，亨利爵士。你的意思是自来到伦敦后你就遇到了不平常的事情？”

“没什么大事，福尔摩斯先生，很可能是恶作剧。就是这封信，算是一封信吧，今天早晨收到的。”

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我们便都凑过去看。这是个普通的信封，淡灰色，收信地址为“诺森伯兰旅馆，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字迹拙劣；邮戳是“查林十字街”，邮寄时间是前一晚。

“有谁知道你住在诺桑伯兰旅馆呢？”福尔摩斯问道，眼神犀利地望向我们的访客。

“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是我见到了莫提默医生才商量决定的。”

“但是显然莫提默医生已经先去那儿了？”

“没有，我一直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医生说，“我们并没表示要去这个旅馆。”

“嗯，看来有人对你们的行踪非常感兴趣，”他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叠成四折的半张大页纸，打开来并把它平放在桌子上。纸中间有一句话，是临时用印刷字粘好的，这样写道：

如果你珍惜自己的生命或者还有理性的话，远离荒原。

其中“荒原”一词是用墨水写的。

“好了，”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或许您能告诉我，福尔摩斯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是谁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呢，莫提默医生？你该承认这无论如何总不该是超自然事件了吧？”

“不是，先生，但这很有可能是某个相信那件事是超自然事件的人寄来的。”

“什么事？”亨利爵士直接地问道，“看来在座各位先生对我的事情了解得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多。”

“你走之前我会告诉你的，亨利爵士，我向您保证，”福尔摩斯说，“请允许我们先研究一下这封有意思的信，这可能是昨晚拼起来寄出的。你有昨天的《泰晤士报》吗，华生？”

“在这边角落里。”

“能麻烦你把它拿过来吗——请翻开里面，有头条的那页，”他快速地上下浏览了一遍，“这篇自由贸易的文章，让我来给你们摘录一段：

可能你会被蒙蔽，还以为关税的保护措施会鼓励你们自己的专业贸易或工业，但可以推论，这项立法长远来看会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我们的进口额的减少，导致岛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你觉得这怎么样，华生？”福尔摩斯一边欣喜地大声说，一边满意地搓着手，“你不觉得这是非常棒的态度吗？”

莫提默医生一副内行的样子，很感兴趣地看着福尔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则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

“我并不了解关税之类的东西，”他说，“但我觉得这和我们谈论的这个便条没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的思路极为正确，亨利爵士。在座各

位中，华生对我的工作方法更为了解些，但恐怕他也没有十分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

“是，我承认我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

“可是，华生啊，这中间关系可大着呢，其中一个来自另一个。看，‘你’‘你们’‘你的’‘生活’‘推论’‘额’‘流失’，你现在还看不出那些字是从哪里剪下的吗？”

“天哪！没错！哎呀，您可太聪明了！”亨利爵士喊道。

“如果还有任何疑问，那么‘远离’这几个词是连在一起剪下的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嗯，是这样！”

“福尔摩斯先生，这真出人意料，”莫提默医生惊讶地瞪着我的朋友，“我知道那些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但是您居然知道是哪份，而且还是出自头条新闻，这可是我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了。您是怎么知道的？”

“医生，我想你肯定能区别开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颅吧？”

“那没问题。”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那是我的特别爱好。其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不同的前额骨，面部的起伏，上颌骨的曲线，还有——”

“而这也是我的特别爱好，其中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泰晤士报》所用的铅字印刷和那种半个便士一份的晚报的劣质印刷的差别，就像您眼中的黑人头颅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颅一样明显。种类鉴别是一个犯罪专家所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之一，不过我承认我年轻时曾经混淆过《利兹水星报》和《西方晨报》。但是《泰晤士报》的铅字与众不同，这些字绝不可能来自其他报纸。既然是昨天才弄好的，那很可能从昨天的报纸上找到这些字。”

“到目前为止，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有人用剪刀剪出了这条消息——”

“是指指甲小剪刀，”福尔摩斯说，“你能看得出它的刀刃非常短，因为那人用了两剪才剪下‘远离’二字。”

“的确如此。那么是有人用指甲小剪刀剪出了这条消息，然后

用浆糊粘到——”

“是用胶水，”福尔摩斯说。

“用胶水粘到纸上。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荒原’一词是手写的呢？”

“因为他在报纸上没找到这个词，其他的字都很简单，任何报纸上都能找到，但是‘荒原’就比较少见。”

“啊，没错，这样就清楚了。这张便条还能透露出什么信息吗，福尔摩斯先生？”

“它还是给了一些暗示的，虽然那人竭力要消除所有的线索。你看，这地址的字迹很拙劣，但是一般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去买《泰晤士报》。由此我们推断，这封信出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之手，他想假装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而从他尽力伪装字迹看，你可能认识或者以后会认识他的字迹。另外，你能看得出这些字粘得不是很整齐，有的高一些，比如，‘生命’一词就高了很多。这可能是因为粗心，也可能是因为那人慌乱着急。整体来看我倾向于第二种原因，很明显这事事关重大，那人不会掉以轻心。如果他当时很着急，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着急？因为任何在早晨之前寄出的信都会在亨利爵士离开之前收到，那人是怕受到阻挠吗——谁会来阻挠呢？”

“我们现在几乎是在猜了，”莫提默医生说。

“那倒不如说我们在比较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最大的可能性。这是科学地运用想象力，但我们总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来进行推测的。好吧，你当然可以称之为猜测，但我几乎能确定这个地址是在一间旅馆里写下的。”

“您究竟凭什么这样说？”

“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你就能发现他用的笔和墨水都有问题，写这一个字就漏了两次墨水，一个简短的地址墨水就干了三次，这说明墨水瓶里的墨水很少。喏，个人用的笔或者墨水瓶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出现问题的情况就更少了。而你们知道旅馆里用的墨水和笔经常会是这样的。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检查一下查林十字街四周旅馆内的废纸篓，找到剪过的《泰晤士报》，

就能找到寄这封特别的信的人。啊呀！这是什么？”

他把那张粘着字的大页纸放到眼前一两英寸的地方，仔细地检查着。

“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着把纸放了下来，“只是半张空白的大页纸，上面连水印都没有，我想我们能从这封奇怪的信上找到的线索也就这些了。好了，亨利爵士，你来到伦敦后还遇到其他有趣的事了吗？”

“嗯，没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想没有了。”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人跟踪或者监视你？”

“我似乎进入了一部离奇的小说情节里，”我们的访客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跟踪或监视我呢？”

“我们马上就谈到这个问题了，谈之前你没有其他要告诉我们的了吗？”

“嗯，不知道有件事是不是值得一说。”

“我觉得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都值得说说。”

亨利爵士笑了。

“我对英国式的生活还不怎么了解，因为我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的，但我觉得在这里丢一只靴子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你丢了一只靴子吗？”

“尊敬的先生，”莫提默医生喊道，“那只是不知道放在哪里没找到，等你回到旅馆它就会出现了。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福尔摩斯先生了吧？”

“哦，是他问我有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是的，”福尔摩斯说，“哪怕是小到很愚蠢的事情。你说你丢了一只靴子？”

“嗯，总之就是找不到了。昨晚我把它们都放在门外了，早晨就剩一只了。我问擦鞋的人也问不出结果；最可恶的是，那是我昨天晚上刚在海滨路买的，一次都还没穿过。”

“既然你不曾穿过，那你为什么还把它们放在门外让人给擦呢？”

“那是双浅棕色的靴子，还没有上过油，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在外面了。”

“那你是说昨天一到伦敦你就立刻出门买了一双靴子？”

“我买了很多东西，莫提默医生一直陪着我。您也知道，如果我要去那儿做个乡绅，我必须穿得得体些，我以前在美国闲散惯了。除了其他的東西，我还买了这双棕靴子——花了六美元——结果还没穿就丢了一只。”

“好像很少有人偷这种没用的东西，”福尔摩斯说，“我同意莫提默医生的说法，那只丢的靴子很快就能找到的。”

“好了，各位先生，”男爵坚定地说，“我知道的事我似乎已经说得够多了，你们现在该遵守诺言告诉我，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你的要求很合理，”福尔摩斯回答道，“莫提默医生，我觉得你最好再讲一遍你给我们讲过的事情。”

于是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我们的科学家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手稿，像前一天早晨那样讲述了整个案子。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惊叹一下。

“看来我要连复仇也一起继承了，”听完很长的讲述后他说道，“当然，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只猎犬。那是当时家里常讲的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把它当真。不过对于我叔叔的去世——嗯，一切在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你们似乎还没有十分确定这个案子是该警察管还是牧师管。”

“没错。”

“现在我在旅馆又收到这封信，我觉得这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看来有人似乎比我们更了解荒原上发生的事情，”莫提默医生说。

“而且，”福尔摩斯说，“这人对你并没有恶意，因为他警告你要远离危险。”

“也许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想把我吓走。”

“嗯，那当然也是有可能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莫提默医生，你为我带来了这个疑问重重的案子。不过亨利爵士，我们的当务之

急是决定你要不要去巴斯克维尔庄园。”

“我为什么不去呢？”

“那里似乎隐藏着危险。”

“您所说的危险指的是来自这家族的恶魔还是人类？”

“嗯，那正是需要我们查清的。”

“不管是什么危险，我已经决定了。地狱没有什么魔鬼，福尔摩斯先生，没人能阻止我回到我的家乡去，这就是我的最终决定，”他说话时皱着眉头，脸色变得更红，很明显巴斯克维尔家族的火暴脾气并没有从这位最后的家族成员身上消失。“而且，”他说，“我还没来得及思考你们所讲述的一切，要让一个人一下子理解并且作出决定可不容易。我需要一个人静静地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好了，您看，福尔摩斯先生，现在十一点半了，我要马上回旅馆去了。两点钟您和您的朋友华生能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到时我就能更清楚地告诉您我对这件事的想法了。”

“华生你方便吗？”

“没问题。”

“那我们会准时去。我给你们叫辆马车吧？”

“我更想散散步，这件事实在让我无法平静。”

“我很乐意跟您一起，”他的同伴说。

“那我们两点钟再见。再见了，早安！”

我们听到我们的访客下楼梯的脚步声和前门“砰”的一声关上的声音，福尔摩斯立刻脱离懒散的梦游状态，敏捷地行动起来。

“华生，戴上帽子穿上靴子，快！一会儿也别耽搁！”他穿着便袍冲进他的房间，几秒钟后换了件大衣就出来了。我们一起冲下了台阶，来到街上，还能看到莫提默医生和巴斯克维尔在我们前面两百码处朝着牛津街走去。

“要我跑过去拦住他们吗？”

“千万不要，华生。你听我的，你陪着我就够了。我们的朋友很明智，今天早晨真是适合散步。”

他们加快了步伐，我们和他们的距离慢慢缩短了一半，我们在后面始终和他们保持着一百码的距离，跟着他们走过牛津街，然

后到了摄政街。我们的朋友一停下来就朝一个商店的橱窗里看去，福尔摩斯也停了下来，随后他满意地轻呼了一声，顺着他热切的目光，我看到一辆双轮马车本来停在街对面，里面有一个人，现在又开始慢慢向前行驶。

“那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华生，快来！就算做不了别的，我们至少要把他看清楚。”

正当这时，我感觉到一张满嘴黑色络腮胡子，眼神犀利的脸从马车的窗口边望向我们。紧接着，马车顶部的活板门打开了，有人尖声对着车夫呼喊，马车沿着摄政街狂奔起来。福尔摩斯着急地望向四周，想再找一辆马车，但是找不到空车，于是他冲进了川流不息的人群车马中，疯狂地追起来，但是已经太迟了，马车已经不见了踪影。

“唉！”福尔摩斯气喘吁吁，脸色发白地从拥挤的车流中钻出来，懊恼地说道，“我们运气有这么差吗，办过这么糟的事吗？华生，华生，如果你诚实的话就把这也记下来，和我取得的那点成就对比一下！”

“那人是谁？”

“不知道。”

“是个侦探吗？”

“嗯，很明显从我们所听到的情况来看，巴斯克维尔自从来到伦敦城就被盯梢了，否则怎么能这么快就知道他住在诺森伯兰旅馆呢？如果他们第一天就跟踪他，我敢说他们第二天也会的。你可能注意到了，在莫提默医生读那份手稿时，我曾两次踱到窗口。”

“是啊，我记得。”

“我在查看街上有没有闲逛的人，但是没看到。华生，我们在对付一个聪明人。这件事很复杂，尽管我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被牵扯其中是福还是祸，我却经常感觉到对方能力很强，而且很有谋略。我们的朋友离开后，我马上跟着他们，希望能找到秘密跟踪他们的人。对方却非常狡猾，他怕走路跟梢会被发现，就找了辆马车，那样他就能快慢随意地闲逛而不会被发觉。他这个办法还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他们乘马车，他也能随时准备好追踪。不过，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之处。”

“要受马车夫控制。”

“一点没错。”

“可惜我们没有记下马车的车牌号！”

“华生，你看我今早这个样子还真以为我会笨到忘了记下车牌号吗？是二七〇四号。不过这会儿对我们没用。”

“我真看不出你当时还能做些什么。”

“看到那辆马车，我本应该立刻掉头往回走，然后再轻松地雇辆马车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或者坐车去诺森伯兰旅馆，在那儿等着也行。当那人跟着巴斯克维尔回到家，我们就有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他去哪里。然而我们太急于求成了，一不留神被我们狡猾的对手利用了，而且他还迅速采取了行动，我们暴露了自己，也错过了这人。”

我们就这么边谈边在摄政街慢慢地闲步，前面的莫提默医生和他的同伴早就不见了。

“我们不需要再跟着他们了，”福尔摩斯说，“盯梢的人已经离开，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必须想想下一步的行动，好好计划一下。你能说出马车里那人的长相吗？”

“我只看到了他的大胡子。”

“我也是，据我判断那人很可能是经过乔装改扮了的，一个做事那么细致的聪明人，用这胡子就是为了掩饰相貌。跟我来，华生！”

他拐进了一家当地的邮局，经理很热情地招呼他。

“啊哈，威尔逊，我看你还没有忘记我曾有幸帮到你的那件案子吧？”

“没有，先生，我哪会忘呢。您挽救了我的名声，甚至是我的生命。”

“老兄你太夸大其词了。威尔逊，我隐约记得你手下的那些男孩子们里面有个叫卡特莱特的，他当时在案子调查过程中表现得很有些天分。”

“是啊，先生，他还在这儿。”

“你能把他叫来吗？——谢谢！请帮我把这五英镑换成零钱。”

经理传唤一声，一个约十四岁，满脸透着机灵劲的孩子过来了，他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盯着这位著名的探案专家。

“给我那本旅馆索引簿，”福尔摩斯说，“谢谢！好了，卡特莱特，这上面有二十三家旅馆，都是邻近查林十字街的，看见了吗？”

“是，先生，我看到了。”

“你得挨个去每一家旅馆。”

“好的，先生。”

“你每到一家先给看门人一个先令，这里是二十三先令。”

“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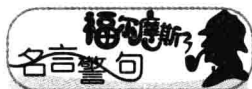
“你告诉他们你想看一下昨天的废纸，就说你在找一份送错了的电报，那很重要，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

“不过你真正要找的是一张《泰晤士报》的内页，上面被剪刀剪了几个洞。这里有份《泰晤士报》，就是这一页。很容易就能认出来，你能吗？”

“我能，先生。”

“每次看门人会找来旅馆管理员，你也给他一先令，再给你二十三先令。二十三家旅馆中可能有二十家已经把昨天的废纸烧毁或扔掉了，在另外的三家你会找到一堆废纸，然后就从中找这一页《泰晤士报》，不过很可能找不到。这还有十先令备你急需。傍晚前往贝克街给我发个电报告诉我结果。好了，华生，现在唯一要我们做的就是发个电报确认一下二七〇四号马车夫的身份，然后去证券街的画廊打发一下时间，再去旅馆赴约。”



所谓事件，只要有不可解之处，就很容易解决。看起来平凡无特征的犯罪才真的棘手。